

农民之歌

高倉輝著



农民之歌

高 倉 輝 著
金 福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农村的一幅真实的图画。它描写一个贫苦的农家女，在生活的压迫下，在母亲自尽，姐姐被卖作妓女之后，不得不远离父亲到一家繅絲厂去做女工，结果不仅受到资本家的惨重剥削，而且被工头凌辱奸污，终于在胆怯和绝望中自杀了——挣扎着要想保持土地的日本农民，由于殘酷的压迫和剥削，仍然落了个家破人亡的結局。

这是一本激起人們强烈的同情和憤怒的書，是日本共产党黨員作家高倉輝早期力作之一。它的續篇是“狼”。

高 倉 輝 百 姓 の 歌

根據理差社1953年版本譯出

农 民 之 歌

高 倉 輝 著
金 福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51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2 字數 9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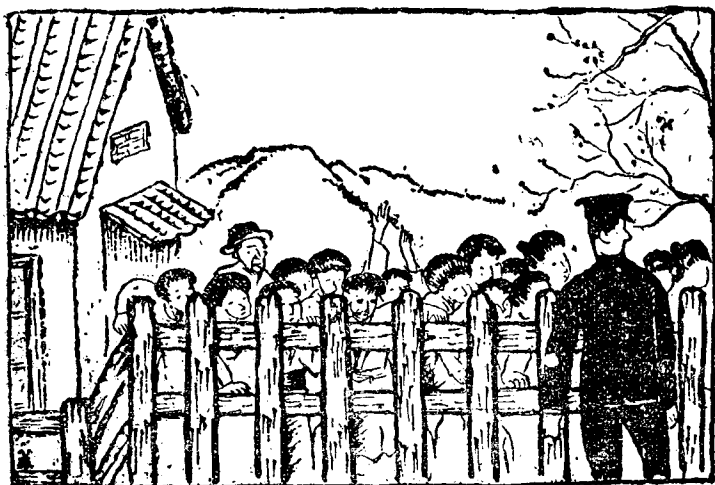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000 定價(6) 0.36元

目 次

第一信.....	1
第二信.....	23
第三信.....	41
第四信.....	70
第五信.....	89
譯后記.....	138



第 一 信

—

姊姊：

很久沒有通信了，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突然又象上次那样的进了医院，或是受了不景气的影响，因接不到客人而受到妓院老板的叱責。我自从到了这里以后，一直在耽心着这些事情。此外，每天心急着想把我的事情早些告訴你，可是每天尽管这样在想着，終于还是没有空来写信。

姊姊！我已經到縑絲厂来做工了。虽說是在信州，这家縑絲厂却在深山的坳坳里。打来的那天算起，到明天就要滿二十天了，可是我自己覺得，至今还好象是在夢里一样。

爸爸沒有写信来告訴你这件事吧？我相信一定还没有能給你写信哩，連个大字都不認識的爸爸，平常一定得請学校里的森山先生替他写信，但这一次，他已不能再依賴森山先生了，因为我的所以会到这个繅絲厂来，归根結底，与森山先生也有关系。如果去請求其他的人吧，那又有誰可以帮忙呢？我怎么样也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人来，因此我想一定还没有告訴你吧？

真是突然之間的事情，即使是我自己，在出发前的十天左右，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过这件事。姊姊知道了，一定也禁不住要吃驚吧？姊姊，請你寬恕我，实在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所以連和姊姊商量一下的時間都沒有。

只是爸爸太可怜了，現在家中里里外外就只剩他一个人啦，从燒飯到洗衣服，非靠他这男人一手来做不可，爸爸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想起就哭，想起就哭，我每天都在哭哩。

說起来，我真不知道繅絲厂竟是这样使人辛苦难堪的地方。第一，絕對沒有一刻空閑的時間，今天因为輪到停电休息的日子，所以才能来写信。每月的二日和十六日，因为沒有动力，所以这两天才是我們整天休息的日子，在其他的日子里，就連一張明信片都写不成。早晨五点起床，六点就开始上工，在这一小时的時間里，要整理房間，准备洗臉，梳头，吃飯，真是忙不过来。午飯的時間是半小时，十二点半就又要上工了。一直要到六点才放工。在上工的時間里，只有上午的九点起和下午的三点起，有两次仅仅十五分鐘的休息。息灯的時間是九点；但吃过晚飯，收拾收拾，洗洗东西，不消一会儿就是八点半了，等洗完澡，洗好頭髮，也就已到了九点啦。

結果也就是一天之中連一刻功夫的空閑都沒有；到睡覺的時候，身體已經疲憊不堪，最後躺下來時，眼睛就一会儿都睜不開了。第二天早晨，在黑漆朦朧中被叫起身，好象剛才睡着就醒來似的，周身的骨節眼兒里都還全部殘留着昨天的疲勞。我起先還以為我是才來到這裡的人，只要稍為習慣了就不會這樣子的，可是聽聽來了很久的人們說，他們也是這樣子的，我這才知道，原來所謂女工，大概就是這樣的人吧。

此外，這裡真冷，跟越後的氣候真是比都不能比了，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還有著冰哩。這地方位置在深山里，搭信越綫的火車在小諸車站下來，再換輕便鐵道走兩小時左右，到終點時，就是我們這個廠的所在了。八岳山①象座屏風似地屹立在西面，在山腳下，流著千曲川雪白的急湍。這條河水一直流下去就匯成了信濃川②，想起它也要在我家面前通過，我每一次望著它的時候就要出眼淚。

二

這裡到底也算得是一個小市鎮，我第一次坐了火車漸漸駛上來的時候，真想不到在這樣的深山里也會有這麼一個市鎮的。

住家密密地并排在千曲川的兩岸，把這條河流夾在中間，一座高大的吊橋懸掛在當中，溝通着兩邊。千曲川流到這裡，已經完全變成了洶湧的激流，尤其現在這融雪的時候，也許是

① 八岳是日本著名高山，位於長野縣和山梨縣之間，海拔二，八九九公尺。

② 信濃川是日本最長的一條河，蜿蜒長野、新潟兩縣，全長三六九公里。千曲川是它的一大支流。

八岳山的冰和雪一齐在乘势下流吧，那声音实在可怕；我初到这里时的两三个晚上，无论如何都睡不着觉。流水的声音就在我的枕头下面；在嘩啦嘩啦的流水声音里，还不断地夹杂着砰砰蹦蹦的巨响，这是順流而下的木材，乘着激劇的水勢在击撞河中間的岩石。大概这些木材順水流下来，再在这里裝上火車外运的；因此，在市鎮上，到处都看見木材堆积如山，就好象整个市鎮都埋在木材里一样。从鎮上的几家鋸木厂里，还傳出了巨大的鋸子在轉动的声响。

火車站位置在河的东岸，大一些的建筑也大部分在河东，只是瓦頂的房屋却很少，多数都是木板的屋頂上面擱滿了大石块而已。只有发电厂却是一所紅色的磚瓦建筑，显得壯麗夺目。在发电厂的上面是一个大水庫，水庫的周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公园，这是鎮上唯一的遊憩場所，今天我們厂里的女工也大多数到那里去玩了。

我們的工厂位置在西岸，在河流的最下游；所以从我們的房間里，望望对岸的公园，好象伸手可及似的。水庫的周圍柱着石欄干，这下面便是寬大的进水口，和样子很庄严的鉄閘門，顏色很深的河水就在鉄閘門下面靜靜地往里边流，水庫后面山上的高大的电綫杆子，一根根数也数不清，从这一个山头排列到那一个山头，一根比一根小下去，以至完全看不見。我看到这些电綫杆子就立刻会流起泪来，我想到这些也都是从越后那方面接連着来的，因此，我家面前大野山上的那些电綫杆子好象又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姊姊，我只是忍不住要怀念着家。不管是做工的时候也好，休息的时候也好，吃飯的时候也好，家里的样子随时都会

显現在眼前，我禁不住立刻会流下泪来。我仿佛看到了那所茅草頂的、傾斜了的破家，牆脚周圍尺来高地方的粉刷都已剝落，蘆葦也已完全露在外面了。这是由于每年必来的洪水，在冲击得到的地方，牆上的土都剝落下来了，可是家里連重新塗刷一次的力量都沒有。一到秋天，蟋蟀就在那些蘆葦的空隙里跳进跳出。秃着头的父亲，在馬廐面前舖着草席，專心地打草鞋。这馬廐空有着个名儿，里面却并没有馬，現在只用作堆堆东西而已。似乎还是在爺爺手里，因家境困难才把馬卖掉的，以后就一直沒有能力再买了。姊姊，我还記得你头上遮着一块手巾在牆边晒衣服，故去了的媽媽，在被煤烟熏得烏黑的廚房里做飯，还有門前的田園被太阳照得亮閃閃的样子，隔鄰和助老伯的耕牛，不时“哐儿，哐儿”的叫喚声音，每当想起这一切来的时候，就好象被人剝着我身上的肉似的难受。

现在想起来，我們也总算有过那样幸福的一段时间啦，我到今天才体会到，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呀。

姊姊現在的情形也很痛苦吧？做一个娼妓是多么痛苦，多么悲慘啊！可是，我与其这样一个人远处他乡，每天悲泣，倒不如也做了娼妓，能够和姊姊住在一起，反而要好的多哩，不管窑子是怎样痛苦的一个地方，我好象总觉得那里不知道怎样好似的。

三

我怎么会到这种繅絲厂来的啊？我現在打心底里后悔起来，真是不應該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尽管心里怎样痛苦，怎样不合适，即使要再辛苦得多，我觉得也还是在家里的好。可是，

事实上也真是非来不可的，想呆在家里也还是不行的。我的为什么不得不到纈絲厂来，实际上这件事跟姊姊也有关系的。现在想起来，这已是两年前姊姊出去当娼妓的时候开始的事了。

事实上，我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把森山先生的事情写信来告诉姊姊了，可是，总觉得有些不妥，所以至今一直没有写。

姊姊，森山先生真的在爱着姊姊啊，也许姊姊是知道的吧；可是，也许还真是不知道哩。

自从姊姊到神戶去了以后，先生因此就得了病，有很久没上学校去。在这一段时期里他回家去了一阵，我和爸爸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至于说这次得病的原因乃是由于姊姊之故，那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了。隔了不久，先生虽是病愈又回来了，可是脸色还是很苍白，而且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也老是谈起姊姊的事情。

“实在太可惜了，想起了就叫人觉得遗憾啊。”

他这样说着，眼眶里就真的噙满了泪花。森山先生虽然不爱讲话，不善应酬，但平常也总还是一个老带着温静的笑容的人；因此象这种阴沉的样子，在他身上实在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象兼子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当了娼妓，每天被那些下劣不堪的男人们当作玩物，这不真是使人一想起就会发抖吗？”

先生的身体真的在哆嗦哩。

“唉！”爸爸也是心境很坏，无精打彩地叹着气说：“实际上，我也尽力想阻止的哩，无奈她本人却怎么说也不肯，唉！说起来，也就是为了解救那次的生死关头，如果这七百块银圆弄不到手，我们的田地也就全部完啦。”爸爸用手帕擤着鼻子。

“当然，这倒并不是在指责你；对你来说，除此以外，恐怕也是别无其他的办法了。对一个农民来说，七八百圆这么一大笔钱，是谁也拿不出的，而田地却又是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在我也是了解的。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为什么象兼子这样善良的人，就非要有这样可怕的遭遇不可呢？这个世界不是实在太可怕了吗？”

爸爸的泪珠，也是一大颗一大颗往下掉，我在旁边一面哭，一面在想，先生说的话真不错。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知道先生是怎样地在珍惜和关心着姊姊啊。

打这以后，先生还是和往常一样上我们家来，而且一来就谈起姊姊的事情。事实上，先生这样地来访，对爸爸和我都有帮助。因为自从姊姊走了之后，家里那种寂寞的感觉，实在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我们两个人每天想着想着就只有哭泣而已。

四

正是初冬的季节，雪落下来不久就化了，看着它就要化完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又下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大上田地里去，多数的时间就是两个人一起呆在家里，实在也找不到一件什么事情可以解解心中的闷气。在白天，随便忙一阵子，总算也可以有些时间忘记一下；可是一到吃过晚饭，父女两个在炉子边对坐着的时候，那真是再没有比这更寂寞的了。在那土间的台阶上^①姊姊经常坐着的地方，现在已经看不到姊姊

① 日本的家屋，地板要高出地面一尺余，地板上再铺草褥子，但在大门进口处，通常都是一间不铺地板草褥的泥地，人们进门以后，就在这里脱去鞋子，然后上去到房间里。这一间不铺地板草褥的屋子便叫土间。

了。

“可怜啊，兼子从这时分开始就該忙起来了。”爸爸终于含着眼泪这样说。我們感到屋子里有一种說不出的空虛，仿佛两个人的身体不知道應該放在哪里才好似的。

森山先生經常就在这个時間上我們家来，这真是對我們的一种安慰。結果三个人总又是談着姊姊的消息，一直要談到深夜，我們多么依賴着先生的來訪啊！

“老师，請你要常常来啊，單是我和幸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們立刻就会愁悶起来的。”先生回去的时候，爸爸就老說这样的话，誠懇地請求他常来。

事情虽是这样，但森山先生为什么對我們一家这样亲切呢？为什么常常这样地上我們家来呢？一个学校里的先生，会不断地到村子里象我們这样最貧苦的家里来玩，这种事情到底是不多的。

当姊姊还在家里的時候，先生就老是提着一只容量一升的酒瓶①，笑嘻嘻地进来，喊着：“兼子姑娘，爸爸在家嗎？”他那种样子，我至今还好象就在眼前。

“真是，我說，茂十先生，酒这样东西，沒有个对手，喝起来就不香哩。”他这样說着，一下子蹲下身子，就在爐框边盤膝坐了下来。

尽管如此，先生的酒量却并不太好，只要喝上三四盅，臉色就通紅了。

“我已經不行啦。剩下來的由你一个人包了罷。”

① 日本的一升約合我国一·八市升(合〇·三九六八加侖)。

于是，爸爸就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在旁一点儿一点儿喝着，先生就拉住了我們講这个講那个。不知怎么一来，他又会变得一本正經地找件事情和我們談起来，有时甚至热心地繼續談上半小时。

“不行，不行，这些話都不行。我們一点儿也听不懂。老师，你这么年紀輕輕，講話可就这么难懂，这才是美中不足哩。哇哈哈。”

把酒瓶喝空以后，爸爸就舌音不清地說着这些話，一面把双手当作枕头，躺了下来。剛看他橫倒下去，不一会就打起鼻鼾来了。于是，先生一面笑着，一面还是繼續着剛才的話。我們听了先生的話，也就漸漸地知道了不曾知道的事情，懂得了不曾懂得的事情。

我到現在才了解，先生并不是真的想来和爸爸喝酒，其实他是买酒来給爸爸喝的。事实上爸爸如果不是人家出錢买的酒，他是无法求得一醉的。每当有什么香会喜事之类請客的时候，他一定是喝得七歪八倒地要闖些禍出来的。

“每一次人家請你喝的时候，就一定搞得这样爛醉，真是一点儿也不害羞。不管你怎么想喝，可也得給家里留点儿面子啊！”

母亲的一边哭一边这样叱責着糊塗父亲的样子，我到現在还記得很清楚。

五

对爸爸这样的一个人來說，那森山先生就真的完全是象一尊菩薩了。走遍这个世界，哪里找得到这样一个会买了酒

来請爸爸喝的人呢？

我自从离开了森山先生，来到这里以后，才开始了解到先生真是多好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說是一位亲切得几乎过了分的人。我在家每天会到森山先生时，对他这样一位矮矮胖胖的，又率直、又随便，头髮鬍鬚再長也完全无所謂的人，只觉得他是这样的亲切和善良，却并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偉大一个人。直到现在我才开始了解到，象他这样子的人，世界上已是很少見了。

我現在切实地感到，先生还是一个极有孝行的人。先生的老家是在离我們家四里^①来地的村子里，家里只住着年紀已經过了六十的老母亲。每逢星期六，先生一定要騎着自行車回去的。回来的时候，他常常会帶一些另头布之类的东西来給我們，作为我們替他洗衣服的酬答；并且老是說：“这是我媽要帶給你們的。”

“媽虽然好，可是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她就老催我快点娶媳妇儿，并且一定要罵我，說什么哪里有象你这种年紀到了三十五歲还是一个人的。”有一次先生曾經笑着說过这样的话。

“說得是哩，先生該早些照她說的做才对啊。”爸爸也这样說。

“哈哈。”先生只是这样笑笑而已，但有时候也会接下去說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媽要我娶媳妇，目的也只想抱孫子，并且好讓我回

① 本書里的“里”都是日本里，一里合我国七·八五四五市里。

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当教师，她所希望的也就只这一点儿罷了。怎么样，这不是很簡單的希望嗎。这一点儿孝行，我倒也是办得到的哩。”

姊姊出門以后，先生的衣服也还是給我們来洗的。我大概每隔三天就去取一次。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先生忽然又提出了这样的意見：他的意思是要我也去上补习班。起先，我和爸爸听了他的話都感到有些为难。你想，象我們这样窮人家的儿女去上补习班的，根本就不会有的。虽然这样，先生还是很热心的劝我們：

“一定这样办罷。反正我所教的孩子里面，不論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象幸子姑娘这样乖巧的孩子却一个也沒有；她的能力远在他們之上哩，象这样子的人要埋沒下去实在太可惜了。尤其是，現在兼子姑娘既已成了那种样子，这份家以后大概就得靠幸子姑娘了。兼子写来的信上，也說無論如何要把幸子扶养成人哩。这件事，在費用上当然是可能有困难的，不过，这一点可以由我来負責；至于另外一面，由于幸子姑娘的上学而家里要有些不便，那就只有請茂十先生辛苦一些了。”

先生这样一說，也就終於把爸爸說服了。于是，打这以后，先生就每个月拿出五元錢来补助我們。

这样子每月从非亲非眷的先生那里接受补助，想起来也真太不好意思了。那么，到底是由于怎样的理由，又覺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呢？主要的是因为这每个月接受的五元錢，到底算是送的，还是借的，並沒有完全确定哩。

六

有一次，当爸爸誠懇地向他道謝，并提起还錢的話来时，先生笑着这样說：

“不。当然，我这并不是想要你还才給你的，只要这稍为能帮你一把力，在我就感到非常愉快了。而且，能看到幸子姑娘怎样地成長起来，那才真是一件快樂的事哩。所以，在你这方面，只要想到这是为了使森山快樂，別的也就用不到多想了。”

对于这笔錢，在爸爸來說，有一天可以归还的話，也就准备归还的，爸爸也是在这么想，这是一定的。不过，那可以归还的一天，恐怕經過多久也是不会来到的，这一点爸爸心里也很明白，所以，如果不是存心認為这是贈送的話，每个月这笔錢还是接受不下来的。

就这样，自从姊姊上那里去了以后，森山先生和我們家的关系也特別深起来了。他常常到我們家里来玩，那时候，也还是常常提着容量一升的酒瓶来，和爸爸一起喝酒。

“这話說来也許是有失禮貌，如果一切能够順心，而兼子又够得上身份的話，那就由老师娶了她多好啊！”有一次爸爸喝醉了酒，糊乱地說出了这样的話来。先生一听，就放下了酒盅說：

“嗯。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事情。”接着他又笑着回头向我說：“怎么样，等兼子滿期之后，我就把她娶回去罷？”

“不要說这种傻話了。这样一个做过妓女的人，誰也不会来要你丟臉的。”爸爸慌忙这样說。

“什么，这没有关系，一点儿也没有关系。”先生听了爸爸的话，却毫不在意地这样回答说，一面在拨着炉子里的火。

那时候，我可以完全相信，如果姊姊回来而又愿意跟他的话，那先生一定会很高兴地娶你的。我这样一想，不觉感激得哭了起来。

“噢，这丫头才怪哩，人家说说笑话，她倒哭起来了。”爸爸这样说着，自己的眼泪也扑簌扑簌掉下来了。

象这样子的情形，一直继续到今年三月里。事实上，我们也以为将一直象这样继续下去的。哪里知道一过三月中旬，突然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这是行过毕业典礼、森山先生已经回家去以后的事了。回去的时候，正巧姊姊从那里寄来的小米年糕送到了，我们还请他带了一半回去送给他母亲哩。

那天晚上，我照例还是到和助老伯那里去洗澡，因为等了许许多多人才挨到我，所以回家时已经相当晚了。不料回到家里，却看见学校里的校长先生正坐在我们的炉子边。我又立刻看出爸爸的脸色显露着非常为难的样子。

“呀，幸子姑娘，晚安。”校长先生一看见我，就立刻装出高兴的样子这样说。“是去洗澡的吧？长得这么漂亮啦，姊姊那么漂亮，你也不比她差哩。”他又接下去说：“好罷，真是太打擾了。那么，茂十先生，关于刚才讲的事，就请你原谅罷。那么，幸子姑娘，明儿见。”

七

“幸子，事情糟啦，”爸爸完全变了脸色这样说。